

# 南宋六陵遗物综述

葛国庆（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馆员）

南宋六陵自绍兴元年始建孟后攒宫，历今已 876 年。元初遭盗毁，明洪武三年多有修复，各陵垒土墩、立碑、植封树，还敕建理宗顶骨碑及碑亭<sup>①</sup>。洪熙元年又局部“敬修陵寝”<sup>②</sup>。清初“诸陵仅存封树，唯孝、理二陵献殿三间，缭以周垣”，“理宗陵有顶骨碑亭，宰牲房一所，斋宿房一所。”<sup>③</sup>道光十三年，绍兴赵氏华舍裔孙捐建祭厅、筑围墙、补陵碑、修孝宗陵享殿及唐义士祠<sup>④</sup>。咸丰三年，“浅土荒碑，不胜社屋之叹，惟孝宗永阜陵仅存。近葺享殿三间，卑陋不蔽风雨。”<sup>⑤</sup>1936 年“孝宗陵四周有矮墙，还有几楹享堂，壁间嵌上十余块的御祭文碑记”，高宗陵“没有围墙，也没有殿堂”，“一堆土，一块碑而已。”<sup>⑥</sup>建国后，先后建劳改农场、东方红茶场、师范专科学校、禽畜养殖场等；至“文革”中，地面建筑荡然无存，封土墩仅存一处。

现将历年调查所积之宋六陵遗物累述如下。

## 一、封土墩

六陵攒有 7 帝 7 后，因属“攒宫”<sup>⑦</sup>，宋时未设封土。明初修陵，得以植树封冢。据土著老人口述，建国初各陵尚存封土墩，墩前多有陵碑，孝宗、理宗陵享殿尚存，陵区浅丘错落起伏，松丛时闻风涛。然至今幸存者，松丛已稀疏不堪，封土墩仅存一处。

现存封土在“徽宗陵”所处的山岬口，圆形，径 6.5、高 2.1 米，东、北两侧有曲尺形低矮封石（图一）。据现年 66 岁的王苗兴说，自幼见此土墩，封石系上世纪 90 年代初为拦土而新砌，包括向南延伸的

5.6×3.5 米的围石平台。据《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报告》：在该墩东南向 5 米处，经考古勘探地下有分层夯筑迹象，“表明这些地层有可能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形成的，……有可能存在古墓葬等遗迹。”<sup>⑧</sup>从史料记载及墩西侧已紧迫山体看，该墩附近可能即是徽宗攒宫。

## 二、陵碑

共发现残碑 4 通，现藏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。

1. “帝陵”碑 会稽青石制，1998 年 12 月在徽宗陵西南向绍富公路北侧水沟底发现。残高 68、残宽 56、厚 10 厘米，楷书阴刻，字径 23 厘米（图二）。

2. “皇帝永茂陵”碑 当地羊山石制。1996 年 4 月在陵园西北侧牌坊村一农户家门口路面石板中发现。残高 126、宽 61、厚 11 厘米，楷书阴



图一 封土墩（西北—东南）



图二 “帝陵”残碑

刻，字径 20 厘米（图三）。

3. “皇帝永绍陵”碑 当地羊山石制。1998 年 5 月在徽宗陵山岬口稍东的梯式茶园石墙中发现。残高 118、宽 72、厚 11 厘米，楷书阴刻，字径 22 厘米（图四）。

4. 理宗顶骨碑 青石制。明洪武三年敕立于理宗陵西南侧，时建有碑亭，早圯。“文革”初，被推倒扑地，1969 年碑东侧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教工宿舍时，被剖为八块，砌入墙基。2006 年 7 月，绍兴县茶场改建原校舍，遂与文物部门将碑从屋基挖出运抵绍兴县文保所。经拼合，碑高 287、宽 134、厚 30 厘米。圆弧顶，篆额，额题“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”，字径 11 厘米。额文两侧及上方线刻云龙底纹，正文楷书阴刻，字径 5 厘米（图五）<sup>⑧</sup>。

5. “帝陵”残碑 与碑 2、3 的石制、体量、字体殊异，应非同时之物。浙江省图书馆藏“宋理宗皇帝陵”拓片，其中“帝陵”二字与该残碑布局、书体、刻工匠艺甚为一致，然二字又不能重合，可知两碑虽为同时之物却非同碑。又，“宋理宗皇帝陵”之措辞非宋代口吻，陵碑必非宋代原物。明初修陵，诸陵立碑石，又曾专祭孝、理二陵；再者，省图所藏 9 份拓片中另 8 份全为明碑，则“宋理宗皇帝陵”碑亦应为明碑，故“帝陵”残碑可推断为明刻。

绍兴《华舍赵氏宗谱》载 宋室赵氏宗裔华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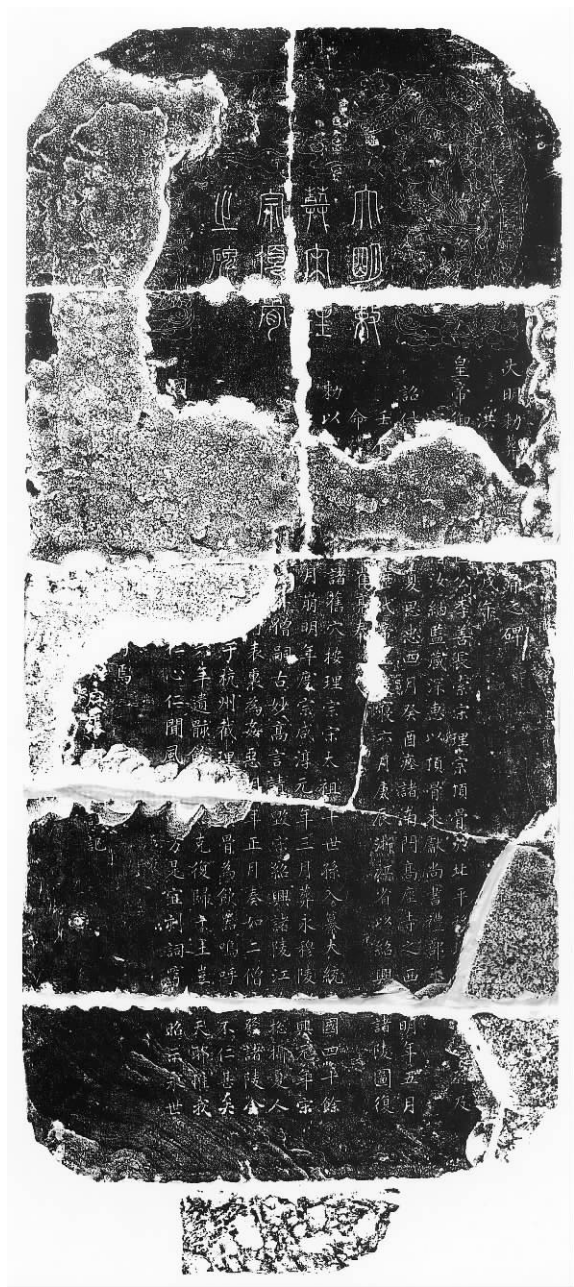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三 “皇帝永茂陵”残碑拓片



图四 “皇帝永绍陵”残碑拓片

脉，曾于清道光十三年捐资在宋六陵建祭厅、立碑、围墙垣、修孝宗陵享殿及唐义士祠。因明洪武三年后仅见洪熙元年稍有“敬修陵寝”，而碑 2、3 工艺粗朴，笔力较弱，石质也属当地石材



图五 理宗顶骨碑拓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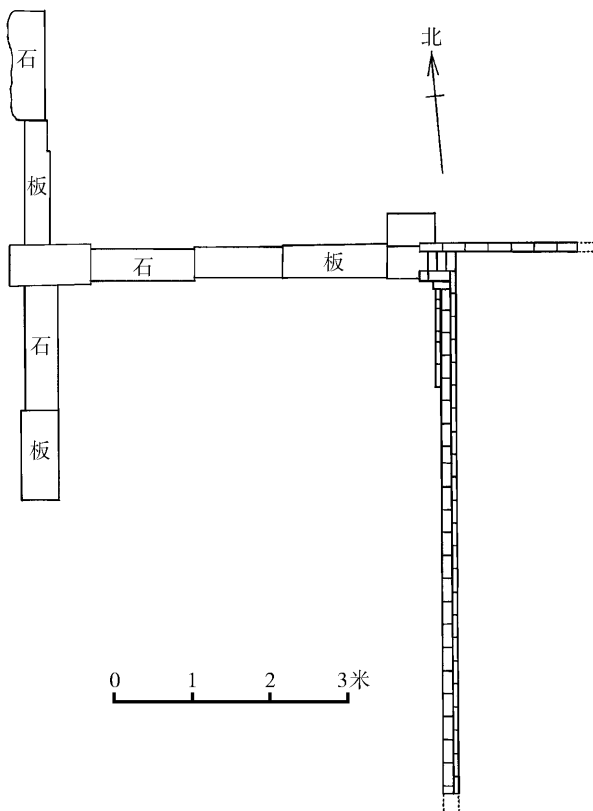
中较差的羊山石，故碑 2、3 应属道光十三年赵氏族裔补刻之物。

### 三、建筑基址

1999 年 10 月，绍兴县茶场对陵区西片进行茶园机械化改造，局部地下条石被触及，文物部门责令停工。次年 3 月，文物部门对相关地块展开抢救性清理。在 15×1 米 9 条探沟中，显示地层关系非常简单。以 3 号探沟南壁为例，表土耕



图六 建筑基址一（西—东）



图七 建筑基址二平面图

作层 0.3~0.4 米，其下 0.1~0.2 米即文化层，主要包含砖、瓦及陶瓷器残片，再下即生土层。这次发掘收获颇丰，不仅发现了宋代建筑基址两处，更获得一批陵园建筑构件及大量陶瓷器碎片。

两处建筑基址方向均 175°，近乎正南。

基址一：东西通宽 8.28、南北残长 3.26 米。南侧已遭挖损，东、北、西三面用平砖错缝围砌，局部面铺地坪。北面正中及东、西两端转角各置方形石柱础一，为方形石板双层叠砌，边



图八 重唇板瓦、板瓦



图九 瓦当



图一〇 脊兽

长 0.36 ~ 0.49 米。西、北二面外侧用青砖各置排水沟。西沟底铺横平砖一层，再用平砖错缝叠砌两壁，残高 0.08、内宽 0.28 米；北沟底先用平砖横直相间平铺，壁用错缝两排平砖与纵向平砖相间叠砌，残高 0.26、内宽 0.56 米。北沟西端继续向西延伸。三围之中为屋内地面，用小鹅

卵石混粘土填筑，较为坚实（图六）。

基址二：残存东、西、北三面，东西通宽 5.52、南北残长 6.6 米。东墙基用双排平砖错缝叠砌，残长 6.6、残高 0.2 米；西墙基用石板平铺一层，仅残存两块，残长 2.83、宽 0.3 ~ 0.46、厚 0.1 米；然其北端仍有两块平铺石板作直线延伸，残长 2.98 米；北墙基用五块石板单层平铺，用材与西墙基相仿，只是东端转角用砖砌为基础，而西端转角直接用平铺石板连接。另东端尚存一段单墙作延伸状，残长 1.55 米（图七）。

由于本次清理仅局限茶场机械化改造已触及地下遗物部分，外围不再扩方，已发现之基址结构作原地复土保护<sup>⑨</sup>。

宋六陵曾建有大量地面建筑。《思陵录》记永思陵上、下宫仅地面建筑就达 60 余间<sup>⑩</sup>。《康熙会稽县志·武备志·军志》载：永祐、永思、永阜、永崇四陵建成后，光陵区守军已达 503 人。又《康熙会稽县志·灾祥志》载：“嘉定三年六月，水坏田庐；八月大风，坏攒官陵殿宫墙六十余所，陵木三千余章”。嘉定初年，六陵亦远未毕工，一场风灾，损失就如此惊人，足可反映当时地面建筑规模之宏大。



图一一 佛像（或瓦将军）残件



图一二 韩瓶

#### 四、砖瓦类建筑构件

砖 均为素面青砖，有普通条砖 5 种，地平方砖一种。条砖规格：32 × 14.5 × 4.1、25.5 × 10 × 4.1、36 × 16 × 6、29.5 × 12.5 × 3.5、27.5 × 8.5 × 3.0 厘米；方砖规格：30 × 30 × 3.5 厘米。

瓦 灰色或灰褐色泥质陶，有重唇板瓦（滴水）、板瓦和筒瓦、瓦当。重唇板瓦：瓦头平宽，中饰叶脉纹，两侧凹凸收边成波浪状；瓦身正面饰绳纹，背面素面，断面呈浅弧形。板瓦：素面，两面较光滑，断面浅弧形；所见残长 20、残宽 12、厚 1.5 厘米（图八）。筒瓦：正面饰绳纹，背面较粗糙，中部微鼓，断面呈半圆形，后部内收，一端有子母榫，长 13 ~ 15 厘米。瓦当：头部圆形，径 13 ~ 14 厘米，周饰一圈等宽凸纹，中间模印莲花纹或缠枝花卉纹等，整体较厚重（图九）。

脊兽 泥质陶，多为龙首形，姿态各异，线条流畅，栩栩如生，所见一件残高 15、宽 9 厘米；另一件残高 13、宽 6.5 厘米（图一〇）。

佛像 泥质陶，仅存头部。高冠，长脸，细颈，眉清目秀。工艺精湛，形态逼真（图一一）。

上述器物，虽不丰富，却可窥见六陵地面建筑风貌之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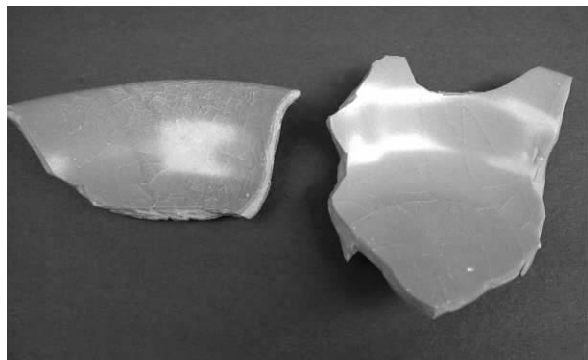
#### 五、陶瓷器

陶器类 主要有韩瓶和碗。韩瓶：数量较

多。大类有三：一为侈口，尖唇，斜肩，深弧腹，小平底，器形瘦长，形体不规整。二为直口，宽平唇，短颈，浅弧腹，平底，形体稍较前规整。三为微侈口，宽平唇，短颈，直腹，平底，器形偏小。三款均胎质坚硬，制作粗糙，内外施酱褐釉，但釉层不均，尤其外壁下腹至底大多露胎（图一二）。碗：器形较小，大多呈侈口，尖唇，斜弧腹，厚圈足或平底，内外施酱褐色釉，近底部及底无釉，胎质疏松，胎色灰黑或棕红。

瓷器类 有碗、罐、钵、碟、盘、盆等，部分残片应属官窑产品（图一三）。碗：数量最多，大小不一，均为残片。有白瓷、青瓷、青白瓷、黑瓷等，器形多为侈口或敞口、斜弧腹、厚圈足，部分外壁装饰浮雕仰莲纹，内底饰花草纹；少量碗内底釉下模印“河滨遗苑”、“金玉满堂”、“福”等，应为龙泉窑产品。罐：一为弧肩，深弧腹，平底，胎骨坚致，胎呈灰白色，釉色灰黄，施釉不均；一为白瓷小罐，平唇，短颈，弧肩，弧腹，肩腹部饰缠枝花卉纹。钵：多为圆唇，卷沿，弧腹，内外施青黄色釉，胎质坚致，胎色灰白。碟：侈口，尖唇，弧腹，平底，内外施青黄色釉，釉层较厚，釉不及底。盘：为白瓷，侈口圆唇，深弧腹，厚圈足，内底饰缠枝花卉纹，内外施釉，下腹至底无釉，胎骨坚致，胎色较白，应为定窑产品。盆：深弧腹，平底，内壁及下腹饰弦纹数周，内外遍施青黄色釉。另有矮鼎足形白瓷和圈足黄瓷小花盆等（图一四）。

陶瓷器残片特征：窑口、器型繁多，官窑、民窑兼有；生活实用与祭祀陈设器均备。



图一三 宋官窑瓷器残片



图一四 瓷器类残破片

## 六、石构残件

“皇坟石”是民间对六陵地面建筑基石及地下石藏等结构石的统称。陵区在民国年间曾挖过战壕，建国后又陆续办劳改农场、茶场、师专学校、禽畜养殖场等，皇坟石被挖掘并移作他用十分常见。调查所获：主要有长条石、正方形块石、长方形块石、石板石四类，石质较好，制作规整。其中长条石居多，方块石次之。长条石长多在150厘米左右，断面近方形，边长约20~30厘米，制作较方块石粗糙。方块石边长约40~60、厚约20~30厘米，四方规整（图一五）。



图一五 皇坟石移作他用

牌坊石 宋六陵西北角有牌口村，因村口旧有入陵石牌坊，故名。牌坊系四柱三间门楼式建筑，青石质，方柱抹角，歇山顶；明间正面额坊上部竖刻“圣旨”二字，其下横列“护郭佑民”四字；明间两柱足附蹲狮，次间两柱足置抱鼓石。1966年“文革”初牌坊被牵倒，现仅能从村中见到些许残件。残件一：坊柱下段，长约4米，埋于村中宋井北侧。残件二：坊柱中段、上段，各长2米余，埋于村中宋井西侧。其中中段有榫卯结构，上段下方上扁，已近顶部（图一七）。残件



图一六 宋井





图一七 牌坊立柱中、上段残件



图一八 “宋理宗皇帝陵”拓片

3. 明祭宋皇帝陵文：正书。明绍兴府同知。

4. 祭宋理宗祝文：正书。明正德五年（一五一〇）八月，在山阴县。

5. 明祭会稽宋孝宗陵文：正书。明自天顺三年至正德八年（一五一三），在会稽山宋孝宗陵。

6. 会稽双义祠记：行书。明文征明撰，嘉靖二十六年（一五四七）十月，在会稽县攒宫内，碑已漫漶。

7. 明祭宋理宗陵文：正书。明崔近思等，隆庆元年（一五六七）

九月，在会稽县。

8. 明祭宋皇帝陵文：正书。绍兴知府张鲁唯，明天启□年五月，在会稽南林攒宫。

9. 宋理宗皇（帝）陵五大字：正书<sup>⑫</sup>（图一八）。

## 八、松丛

松丛即明修葺诸攒宫时之封树，一陵一封，围成圆形。自明以来，陵区的松丛曾是陵园氛围和各陵大致位置的重要标志，惜今松龄已老，加之病害虫害，松丛每况愈下。1987年文物部门调查钉牌时，合抱古松达240余棵。现七帝七后各陵仅存松丛十，其中南区六丛已存五丛，又五丛中大多已从20余棵减少到3~5棵。唯一长势较好、密度较高的仅见陵园北区的“高宗吴后”陵封树。

本文罗列近几十年来文物部门对宋六陵的调查和收集成果，旨在通过对上述些许遗物的介绍，便于诸君对六陵的更深入了解与研究，并期待各级政府及有识之士重视对六陵的保护与利用。

（下转第112页）

三：结构石残段，现平置在一农户屋檐下，长96、断面28.5×28.5厘米，两侧有榫槽。

牌口村入陵牌坊：是宋时原物？明初葺陵所为抑或明建双义祠时附建？不见史料记述，待考。

井圈石 牌口村中有类同古井四，井水清澈，终年不竭。井口均配有特殊井圈石，外方内圆，十分规整而考究，老农谓是宋时遗物。宋、明、清以来，牌口村不仅是入陵的必经之地，更是祭陵的驻足之所。察其井圈风格及苍老之状，老农所言或有所本（图一六）。

## 七、相关拓本

宋六陵金石拓本存世极少，现知仅浙江省图书馆幸存9份，大多漫漶不清，现列目简介如下<sup>⑩</sup>：

1. 明成祖祭宋孝宗陵祝文：正书。绍兴府知府黄采主祭，明永乐年间，在会稽南林攒宫。

2. 明祭宋理宗陵祝文：正书。绍兴府知府黄采主祭，明永乐年间，额篆书御祭祝文。

周惠主祭，弘治□□年（一四九九—一五〇二）。

- ②① [清]《康熙字典·卯集上·心部》，卷十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②② 《重庆井口宋墓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，1961年第11期，页53~56。
- ②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：《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第1期。刘耀辉：《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》，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，1999。段楫预修墓记全文：夫天生万物，至灵者人也。贵贱贤愚而各异，生死轮回止一。予自悟年暮，永夜不无，预修此穴，以备收柩之所。楫生巨宋政和八年戊戌岁，至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六十四载矣。修墓于母亲坟之下位，母李氏，自丙午年守孀，至辛巳岁化矣。楫生祖裕一子、一女舜娘，长二孙泽、译二人，二女孙。故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，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日。段楫字济之，改顼字；曾祖十耶（爷），讳用成，五子。大耶（爷）讳先；二耶（爷）讳密；三耶（爷）讳世长，父六郎；四耶（爷）讳万；五耶（爷）讳智方。
- ②④ 李显文、程显双：《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》，《文物》，1984年7月，页72~78。
- ②⑤ [宋]任广：《书叙指南》，卷二十，“葬送坟墓”条：“寿堂，曰寿冢，又曰寿藏。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②⑥ 《后汉书·侯览传》，卷一百八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②⑦ [清]王士禛：《池北偶谈》，卷二十一，“寿冢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此事最早见诸《晋书·姚兴载记》，卷一百十八：“时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，每将妻妾入冢饮燕，酒酣升灵床而歌。时人或讥之，国儿不以为意。前后征伐，屡有大功，兴以为镇北将军，封平舆男。年八十余乃死。”

- ②⑧ [宋]沈与求：《龟溪集》，卷十二，“黄直阁墓志铭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②⑨ [元]许有壬：《至正集·记》，卷三十八，“寿庆堂记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③① [金]元好问：《遗山集》，卷三十四，“樊侯寿冢记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③② [宋]孙奕：《示儿编·正误》，卷十一，“寿堂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③③ [宋]宗赜：《禅苑清规》，卷四，“延寿堂主净头”条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③④ [宋]张邦基：《墨庄漫录》卷七，“甘露寺铁镬乃植莲供养佛之器”条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2002年。
- ③⑤ [宋]孙奕：《示儿编·正误》，卷十一，“寿堂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③⑥ 呼林贵等：《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》，《文博》，1998年第5期，页79~80。
- ③⑦ 武汉市博物馆：《黄陂县周家田元墓》，《文物》，1989年第5期，页81~88。
- ③⑧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：《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》，《考古》，1961年第3期，页136~138。
- ③⑨ [宋]司马光：《葬论》，载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，卷七十一，《四部丛刊》初编，商务印书馆昭和刊本影印本，1922年。
- ③⑩ [宋]朱熹：《家礼》，卷一，“有事则告”条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④① [明]丘浚：《家礼仪节》，“生子见庙”条，《丛书集成》三编，卷二四。

（责任编辑 张鹏程）

（上接第75页）

## 注 释

- ① [明]杨维新修，张元忭、徐渭纂《万历会稽县志》，明万历三年（1575）刻本。
- ② [清]《康熙会稽县志·祠祀志中·陵》：洪熙元年明仁宗“嗣位之始，率循典章，祇遣廷臣，敬修陵寝”，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。
- ③ [清]《康熙会稽县志·祠祀志中·陵》，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。
- ④ 民国《华舍赵氏宗谱》。此引赵岳阳《华舍赵氏与宋六陵》，《越文化研究通信》2005年1期。
- ⑤ [清]释达受《小绿天庵遗诗·六舟山野纪事诗·六陵吊古》，民国十年海宁姚氏古朴山房校印本。
- ⑥ 1936年5月，陈万里先生考察南宋皇陵时见到：“此处遍植松树，乃是造林事务所的经营，陵上的松，格外来得高大。孝宗陵，四周有矮墙，还有几楹享堂，壁间嵌上十余块的御祭文碑记，此外一无可观。出孝宗陵不多路，就到了高宗陵，更荒凉了，没有围墙，也没有殿堂，就是在一个阴森林里面，

一堆土，一块碑而已。”见陈万里《瓷器与浙江》，中华书局，民国35年版。

- ⑦ 浙江省科技厅、省文物局重点项目《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》中，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的《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结果考古验证报告》，2007年4月24日。
- ⑧ 此碑全文在明《万历会稽县志》、清《康熙会稽县志》、清会稽丁业辑《六陵劫余志》（宁波天一阁藏本）中均有著录。另，周燕儿《绍兴发现明敕葬宋理宗顶骨碑》已将碑石残字与《万历会稽县志》所录碑文作详细校勘，参见《越文化研究通信》2006年11期，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编。
- ⑨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《宋六陵茶园改造工程考古调查、勘探简报》（内部资料）。
- ⑩ [宋]周必大《思陵录》，此转引郭黛姮主编《中国古代建筑史·宋、辽、金、西夏建筑·南宋丘陵》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03年9月第1版。
- ⑪ 文中1~9拓片列目，见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《馆藏浙江金石拓片目录》，1982年3月第1次印刷（内部资料）。
- ⑫ 原《目录》中记为“宋理宗皇陵六大字”，漏“帝”字并“六”错为“五”，应为“宋理宗皇帝陵六大字”。

（责任编辑 张鹏程）